

书林漫步

陈永



封面设计：钱月华

书 林 漫 步

续 编

Shulin Manbu

陈 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192,000 字

1984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5,500

书号 7002·37 定价 1.15 元

D202/08



序

本书是前年重版的《书林漫步》的补卷或续编。这部续编，如同它的正编一样，既不是学术专著，也不是通常意义的杂文集；它只不过是一个在浩瀚书林中漫步的求知者随手写下的札记汇编，或者是被称为“杂家”的编辑工作者的读书笔记和随感录。

这部小书共收文章五十三篇，长短不一，风格各殊，涉及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文化，出版以及其他知识领域；我把它们分成四辑，即史林，语林，艺林和述林，每辑的文字大体按写作或发表年月顺序编排。这些文章中，约有四分之一写于解放前那艰难的岁月里，行文有时显得晦涩，观念也不太明朗，常常显得欲言又止的样子，虽经剪裁，但立论仍保留原来的样子，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作者的思想状况。其他各文亦都经作者自己的适当删削修补，文字与发表时略有不同；有几篇原文系用外文写成的，译成汉语时顺手作了更多的修改。

《史林》八篇，都是六十年代上半期研读史书时所作的札记。那时候作者卧病在一个医院里，偷闲细读了好些中外史籍（有些外国书是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找到借来的），围绕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时期，胡乱写下二十余册笔记，但整理成文的仅十多篇，有几篇（如《林则徐译书》）已收在《书林漫步》里，剩下的都收在这里——在动乱中散失的则不去管它了。在这些札记中，作者力图用科学的观点去剖析史实，特别是对外国入侵者加以无情的鞭挞，也许动了感情，因而行文不免有偏颇或疏漏的地方。作者在研读历史文献时深感要剖析这段史实，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解放斗争的基点出发。这几年看到少数几篇论述中外早期关系史的文章，不敢苟同，它们有意无意把那个时期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实都美化为“友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友谊不是屈膝的同义语；不能把欺压误认为友谊。遗憾的是八篇札记都没有写到友谊，这也没法，我所处理的那一段史实就是这样。

《语林》所收十篇，除两篇外都是近几年所作——作者关于语言学和词典学的一些专门报告和论文，一篇都没有收。这一辑的头一篇《垂死时代的语言渣滓》是四十二年前的旧作，曾发表在烈士石辟澜主编的《新华南》杂志上，主题讲的是语言——特别是语汇——决

不因为革命成功而突然废止，代之以全套新“语言”，这个论点是对的，但题目显然受了作者那时崇拜的马尔“语言新学说”的影响，又是“垂死”，又是“渣滓”，不过文中立论却同马尔的语言阶级性学说以及语言爆发革命的“理论”相径庭的——因此仍收在这里。

至于《艺林》所收各文，早年所写的都还保留着一些时代烙印——三篇“艺术散记”显得更突出些。这三篇东西是计划写的一系列散记（打算触到建筑、装饰、音乐、美术各个方面）中的头一批，因为解放战争发展比预想的快，作者被转移去“务实”，不能不中止写文章了——这“中止”倒是十分愉快的。留下来的这三篇东西，可以看出深受战后进步艺坛严厉批判形式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所影响，某些论点失之偏激，但文章是从作者亲身感受出发写的，并非抄自外国评论，因此还有点用处，至少可以从侧面听见时代的足音。

最“杂”的是最后一辑《述林》。有杂感，有读书笔记，有书评，还有论辩文章——大都是解放后针对书而发的感想，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一个漫步书林的“杂家”一得之见，如果能对读者有一点点启发，那就太使作者高兴了。

最后，我想向所有为发表我这些文章和出版这部小书付出心血的编辑、出版同道们，表示我真诚的谢

意——如果没有这些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同志们辛勤的努力（包括“挤压”作者在内），也许我连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的。

陈 原

一九八二年七月

目 录

1 序

史 林

- 3 三元里的人民运动 (1961)
- 18 “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 (1962)
- 32 船货管理员——炮兵少校山茂召 (1963)
- 41 第一批美国冒险家 (1964)
- 54 从议员顾盛到专使顾盛 (1964)
- 65 木乃伊的解体与一篇奇妙译文 (1964)
- 75 “不合规格”的通讯 (1964)
- 83 风信鸡, 徐亚满和强盗逻辑 (1964)

语 林

- 99 垂死时代的语言渣滓 (1940)

附：固执与成见——何家槐

- 105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 (1943; 1947)
- 117 “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 (1977)
- 122 语言与动物 (1980)
- 135 语言与色彩 (1980)
- 150 关于语言和日常生活的随想 (1980)
- 156 语言的污染和净化 (1980)
- 179 人类语言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 (1981)
- 191 《语言与社会生活》日译本前言 (1981)
附：《语言与社会生活》前记
- 195 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规范 (1981)

艺 林

- 219 关于诗人伊兹古尔 (1936)
附：孩子，向我走啊——伊兹古尔
- 223 巴尔扎克《故事集》第一卷译序 (1944)
- 245 巴尔扎克《故事集》第二卷译序 (1944)
- 248 从无字的语言开始 (1945)
- 251 英雄的事业就是一连串苦斗 (1946)
- 254 封面杂记 (1947—1948)
米盖朗琪罗的《奴隶》
雷平和《拉船的人》

陀莱和他的插图版画

《俄罗斯故事》插图

莱蒙托夫的《射击》

格罗柏的漫画

263 破坏完整性与脱离现实〔艺术散记之一〕(1949)

269 粉饰现实的倾向〔艺术散记之二〕(1949)

273 粗糙的自然主义倾向〔艺术散记之三〕(1949)

280 文学“经纪人”(1950)

附：《读者文摘》要我——阿拉贡

285 读《文学小丛书》有感 (1958)

289 中国的书籍艺术 (1959)

293 肖伯纳与贝多芬 (1979)

299 《五个警察一个〇》(1980)

302 春回大地 (1980)

述 林

307 关于生命的沉思 (1944)

312 关于《中学生》杂志 (1947)

313 《红色赣粤边》(1960)

314 《在地球之外》(1961)

318 恐己病 (1962)

- 319 美国的垄断 (1963)
- 324 霍布森和他的《帝国主义》 (1963)
- 327 泰罗制…… (1963)
- 332 科学的检验和分析 (1963)
- 339 斯特朗和她的“时代” (1980)
- 342 新的和旧的 (1980)
- 345 “熄灭了”和“烧完了” (1980)
- 348 想起了绿川英子 (1980)
- 351 题《练笔》 (1980)
- 352 关于蔡元培撰序言——一封信 (1980)
- 357 关于《绿色的五月》——一封信 (1981)
- 361 关于《艾思奇文集》——一封信 (1982)
- 366 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 (1978)
- 378 新的进展和新的希望 (1981)
- 390 写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刊行之际 (1982)

插图

(无题).....	(序前)
广州行商的私人花园	7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商行	8
英国入侵者的行径	12
英国占领镇江, 杀戮当地民众	30

外国走私船	36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储藏库	66
高尔基木刻像 (〔苏〕索洛维赤克)	106
巴尔扎克 (〔法〕陀莱)	224
《故事集》封面 (〔法〕陀莱)	225
《故事集》第一卷 (〔法〕陀莱)	226
《故事集》第二卷 (〔法〕陀莱)	246
《故事集》第三卷 (〔法〕陀莱)	247
罗曼·罗兰	249
莎士比亚	252
奴隶 (〔意〕米盖朗琪罗)	255
拉船的人 (〔俄〕雷平)	256
《巨人世家》插图 (〔法〕陀莱)	258
射击 (〔俄〕莱蒙托夫)	261
格尔尼卡 (〔法〕毕加索)	264
《金刚经》版画插图	290
肖伯纳	295
贝多芬	296
五个警察一个〇 (司徒乔)	300
《缅桂花》的封面	303
《缅桂花》的扉页	304
邹韬奋墨迹——《对国事的呼吁》	374
书的敌人 (〔法〕陀莱)	395

史林

三元里的人民运动

——读史札记

一八四一年五月，广东处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军的直接威胁下。后来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已经打响一年多了。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是英美鸦片贩子，英美传教士以及派来中国进行侵略的大不列颠“远征军”——的狰狞面目，统治旧中国的封建阶级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以及卖国活动，已经比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至少是广东的老百姓已经有了深刻的感受了。侵略军在这里碰到很大的困难：补给不易，后方太远，士兵中时疫流行；最“可怕”的是群众的怒火到处引起自发的、零星的、但是十分频繁的斗争。西方侵略军为着迅速取得预期的“战果”，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派出了几乎全部陆军（二千八百余人）绕道广州西郊攻占广州北郊一系列炮台，借以控

制整个城市，迫使清朝统治者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与此同时，殖民军竭力要避免人民群众这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一个被侵略的民族，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在各个阶级、阶层、各个群众集团当中，引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应。

让我们从剖析统治阶级的情况开始吧。

曾经在过去两年（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坚决执行禁烟政策、有效地阻击过西方侵略者的爱国人士，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他们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要在外国侵入的巨浪中，找寻民族自强的道路，他们虽然不那么明显地意识到这座封建大厦的岌岌可危，但他们却仍挺身而出，为了民族的存亡，决心挽狂澜于将倒。他们是地主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这部分先进的力量，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因为投降派已经在皇朝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林则徐（原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在头年（一八四〇）已经被革职，此时（一八四一年五月间）已调离广州；他的合作者邓廷桢（原两广总督，后调闽浙总督）也遭到同样的处分；两年来锐意整顿海防、多次击退侵略军的爱国将领，如关天培（水师提督）、陈连升（副将）也在这一年年初，因孤立